

读读当代名家
dudu 文库

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

青树

董立勃◎著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读读当代名家
dudu 文库

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

青树

董立勃◎著

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树 / 董立勃著. --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4.7
(DuDu 当代名家文库. 董立勃长篇小说文集)
ISBN 978-7-5469-5379-3

I. ①青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35646 号



选题策划: 于文胜
责任编辑: 王永民
责任校对: 王永民
封面设计: 党 红

版式设计: 李瑞芳
责任复审: 吴晓霞
责任决审: 王英强
责任印制: 刘伟煜



书 名 青 树
作 者 董立勃
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(www.xjdzxy.com)
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(邮编 830026)
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
网 购 当当网、京东商城、亚马逊、淘宝网、天猫、读读网、淘宝网·新疆旅游书店
制 版 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mm × 1 092 mm 1/16
印 张 20.25
字 数 262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9-5379-3
定 价 40.50 元

网络出版 读读网(www.dudu-book365.com)

网络书店 淘宝网·新疆旅游书店(http://shop67841187.taobao.com)

第一章

又刮风了。

这个地方经常刮风，风刮起来很大，沙尘在空中飞，发出一种怪叫。天是暗的，看不清了。地是昏的，找不到了路。走兽躲进了洞，飞鸟藏进了窝。

人呢，和走兽和飞鸟一样，全都往家跑，拼了命往家跑，怕在风中把自己丢了。不过，在这个地方，有一个人却和别人不一样，别人往家跑，这个人却要往外跑。

这个人是个女人。往外跑，不瞎跑，她只往一个地方跑。这个地方，是一片胡杨林。

一片很大的胡杨林。有多大，没有人量过，只知道骑上马，走上一天，还不能从这一边走到另一边。这一片胡杨林，还很古老，古老得在史书上都查不到它的岁数。

往胡杨林跑，不是胡杨林在风中比平常更有意思。相反，刮大风时，胡杨林会很可怕。每一棵胡杨都变了样子，变成了一匹狼，号叫

着,扭动着,随时要扑出去厮咬。这样一来,胡杨林里就有了无数只狼,就成了一个狂野的狼群。

不过,这个女人知道要去的地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,她也不会像平常出门一样。她会在出门前换上牛仔裤,会用一条黑色的纱巾把头 and 脸全包围起来,只露出两只眼睛。光是这样还不行,这个女人在拉开门走出去时,还会做另一件事。

这件事就是顺手取下一杆挂在墙上的猎枪。这杆猎枪闪动着油亮的光泽,没有一点灰迹。看得出来,这杆猎枪常被擦拭,常被抚摸,常被拿出去使用。

看来,这个女人这个时候走出门,知道要去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,她不但会带上猎枪,还会骑上一匹马,一匹白色的伊犁马。

白马在风中跑起来,马鬃飘飞起来是一面白旗子。

这个女人名字叫青树。

每次刮大风,青树都要带上猎枪,骑上白马奔向胡杨林。这样做,只有一个原因。这个原因很少有人知道。这件事发生在七年前,那天,也刮了风,刮了很大的风。

七年前,在西边一个很远的地方,在一片古老的胡杨林里,有一个男人死了,这个男人是我的丈夫,他叫纪明,是个护林员。他死了,是被别人杀死的。

那一年的那一天,一个叫青树的女人,站在红色小木屋的窗子前,看着外面正在撒野的大风,有些着急,因为去胡杨林巡查的丈夫还没有回来。没有看到丈夫的影子,却听到了一声枪响。听到枪响,青树在小木屋里待不住了,她跑进了大风,跑向了胡杨林。青树想跑得很快,可她没法跑得太快,因为她的肚子鼓起得有点高。没法跑得快还想跑得快,跑起来后反而会跑得更慢。青树在穿过一片没有路的荒

野时，被凸起的一道土坎绊倒了。在摔倒了至少五次以后，青树趴在地上站不起来了。青树抬起头朝前看，好像看到了纪明。青树伸出一只手，喊着纪明的名字，而另一只手，却不得不去捂着肚子，因为这会儿肚子疼得好像有一把刀子在里面搅来搅去。从青树的裤腿处流出了很多的血，血马上就渗进了干燥松软的沙土。

当时，我怀了孩子，已经五个多月了。可是，那天，这孩子也跟着纪明一块走了。那个凶手不但杀了我的丈夫，还杀了我的孩子。这样的灾难，我不知道别的女人会不会遇到，不过我真的遇到了。

也就是从那一天起，在这片原始的胡杨林里，一个叫纪明的男护林员消失了，替代他的是一个叫青树的女护林员。当这个叫青树的女护林员出现在树林里时，带起的尘土会像雾一样弥漫，因为她骑的那匹白马跑起来时，钉着铁掌的马蹄有些狂野。还有，如果我们正好在林子里和这个叫青树的女护林员相遇，我们很可能没法看清她的脸，因为这个时候的她会用一块黑色的纱巾包着头和脸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不过，有一样东西会让我们觉得熟悉，这个东西就是拿在她手中的枪。那是一把猎枪，我们曾多次见到过这支枪，因为，那个叫纪明的护林员活着时几乎天天都抱着这杆枪。

从此，我有了一个仇人。从此，我有了一件很想做的事，那就是找到这个仇人。这个仇人就是那个杀了我丈夫和我孩子的人。这个世界很大，人也很多，要找到一个人真的很不容易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我一直相信，我一定能找到杀我丈夫的仇人。

七年过去了，一间红色木头房子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木头房子。木头房子上有个木牌子，上面写了“青树客栈”四个字。青树站在木头房

子的门口,靠在门框上嗑着葵花子,看到有卡车开过来、有马车和驴车走过来,看到从车上下来的人走向她的红房子,青树总是笑着向他们打招呼。

很少有人知道我为什么不离开红房子,就像很少有人知道我为什么还不找个男人结婚生孩子过日子一样。我很少会对别人说起我真正想做的是什么事。这是我个人的事,和别人没有关系,我不想对别人说。于是好多人就把我当成一个在路边开客栈的女老板,整天就想着怎么挣钱。不过,我的客栈生意一直挺好,因为我做的辣子大盘鸡很好吃,吃过了一次的人一般都会来吃第二次。

青树在照镜子。像所有的女人一样,青树照镜子也会很认真,会照很长时间,她也会很在意眼角处刚生长出的一条细纹。青树实在是个很好看的女人,她不涂一点粉,不抹一点胭脂,看起来仍会让男人为她动心。不过,青树照镜子不光是在摆了梳妆台的房子里照。

青树开着车时,也常常会从倒车镜里看自己的头发是不是乱了。如果乱了,她会用一只手去随意理一下。青树有一匹白马,还有一辆吉普车。不去胡杨林,去别的地方,青树会开着吉普车,不骑马。

有时,青树还会把塔里木河当镜子。在胡杨林里转,会出汗,还会落一脸沙尘,青树就会来到河边,从马上跳下来,蹲到河边洗脸,只是洗脸前,青树先把水面当镜子,看了一会儿水里的自己。

这一点上,青树和别的女人没什么不同。

七年了,我想做的事还没有做成,甚至连一点进展也没有。一件做了七年还做不成的事,一定是件很难做的事。不过,再难我也不会放弃。不管什么事,只要不放弃,总是会有可能做成。七年后的这个秋天,我看到了这个可能性,于是,我的生活也就有了一个新的故事。

天在睡觉,地在睡觉,青树也在睡觉。天黑人才睡觉,可人睡得最香的时候,却是天快亮的时候。

往常这个时候青树不会醒。年轻的女人都爱在早上多睡一会儿。怕睡过了头耽误事,青树在床边的桌子上放了一个闹钟,每天到了一个时间,闹钟自己就响了。闹钟一响,青树就醒了。

不过这一次闹钟没有叫,青树却醒了。她没有想醒,她还想好好睡一会儿,可她不能不醒来,因为整个房子晃了起来,房子一晃屋子里的东西都跟着晃,晃动发出的声音,要比闹钟发出的声音大许多倍。青树睁开眼的同时,喊了一声“地震了”。青树穿着睡衣跳下床,抓起一件外套往外跑,跑过紧挨着的一间房子时,青树喊了一声:“小桃,快,地震了。”

青树跑到了门口,还没有来得及把外套套在身上。许小桃醒过来,不但听到了外面的响动,还发现床在摇晃。许小桃叫了起来:“妈呀,真的地震了啊。”说着,也随手抓了件衣服套在身上,跟在青树后面跑了出来。

太阳还没有升起来,但它的光芒已经贴着地面在扩展了。一支现代化的钻探石油车队正在开过来,它像山一样高大,又像河流一样奔腾着。当你还没有看到它时,就听到了雷一样的声音。当你看到了它的身姿时,就会觉得脚下的土地正在裂开。一些蹲在道路两边电线杆子上睡觉的鸟雀被震碎了心脏掉落在地上。巨大的轰鸣声传到不远处的胡杨林里,惊起了一群灰色的野鸽子。青树站在那里看着车队开过来,车队卷起的烟尘几乎要把青树淹没了。青树呆呆地半张着嘴巴。许小桃站在青树身边,也和青树一样,呆呆地。

公路边上还有一些别的黄土房子和白石灰刷出的房子,这些房子里的人也全跑出来了。跑出来的大人和孩子全一样看着车队发呆,看来他们也和青树一样以为是地震了。不过,发过呆后,所有的人都

变得兴奋起来。没法不兴奋,这些车队是去沙漠开采石油的。石油是什么,是黑色的金子啊。自己生活的地方,一下子变成了流淌着金子的地方,连傻子都会咧开嘴傻笑。

太阳升起来了。一辆大卡车停下来,从车上跳下来一群石油工人,他们向红房子走过来,向站在门口的青树和许小桃走过来。其中一个石油工人问:“有饭吃吗?我们饿了。”

红房子生意更好了。原来一天能卖三十只鸡,现在一天要卖五十只还不够。每天一大早,青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着吉普车去附近的农场小镇买活鸡。

小镇上有一个市场,里边有一群小摊贩,全是卖活鸡的。一看到青树走过来,全给青树打招呼。

一个摊贩说:“青树,你看我这鸡,绝对的土鸡。”

青树说:“你这是土鸡,可太老了,老得下不了蛋了。肉像干柴。”

另一个摊贩说:“青树,我这鸡又肥又嫩。”

青树说:“你这鸡是用饲料催出来的,嫩是嫩,可没香味。”

青树走到了一个老大爷跟前。老大爷说:“你看,全是小公鸡。没喂过,野地里吃虫子长大的,多高的墙,一飞就飞过去了。”

青树问:“多少钱一只?”

老大爷说:“十五。”

青树说:“行了,十三,我要十只。”

一个女摊贩说:“青树,小公鸡不行,啥都没有经历过,弄不成事。”

大家全笑起来。青树说:“怪不得你家养着一只老公鸡呢。”

大家笑得更厉害了。

开往沙漠深处的勘探车,像一只巨兽卷起半天沙尘。车队过去后,从沙尘里钻出了青树的吉普车。满脸沙土的青树用纱巾把头和脸包了起来,只露出了两只眼睛。车子的后排座位上,十只活鸡在又跳

又叫。突然哐的一声响,吉普车向前栽了一下,不动了,也没有声音了。青树跳下车,打开引擎盖,看了一阵,也没有看出个什么,气得青树扯掉了包在脸上的纱巾,坐在路边的沙堆上喘粗气。远处有车过来,青树站起来去拦车。两辆车开过来,又开了过去,没有在她面前停下来,气得青树再看见一辆大油罐车开过来不举手去拦了。不举手去拦,大油罐车却停下来了,从驾驶室里跳下一个粗壮的汉子。汉子朝青树走过去。看着汉子走过来,青树笑了。

这个男人姓关,我们已经认识很多年了,他是最早一批走进红房子的客人。那时纪明还活着。纪明活着时的客人已经很少再见到了,只有他还经常来到红房子。现在,他到红房子来,已经不再把自己当客人了,我也把他当成是很好很好的朋友了。

老关修车,青树在一边当助手。老关伸出手,青树把扳手递给他。车子修好了,老关把引擎盖盖上,让青树上车试一下,青树上车,发动车子,车子着了。青树笑了,没说谢谢老关的话,只是拿出毛巾让老关擦汗。老关用毛巾擦汗,不过,擦完汗把毛巾还给青树时,顺手在青树的腰上摸了一下。青树看了老关一眼,并没有生气。

要做出好吃的大盘鸡,先要把买回来的活鸡杀了。天天要杀鸡,青树动作已经很熟练。青树宰鸡,一刀一个,一会儿地上就躺了一片死鸡。青树把烧开水倒在鸡身上,给鸡拔毛。一眨眼,一只鸡身上就没有一根毛了。许小桃走过来,走到青树跟前,看了一会儿,对青树说:“青姐,你可真是太能干了。”

青树说:“逼出来的,不干不行。”

许小桃说:“咱们可以再雇一个人。”

青树说:“用不着,我一个人也没有耽误过事。”

把退了毛的鸡放到案板上,青树抡着菜刀把一只只鸡剁成碎块。

外边的餐厅里已经有了吃饭的客人，青树赶紧切辣椒，切葱，切蒜。大炒锅里的油冒起了烟，调料往锅里一放着起了火，鸡块再放进去，马上油花四溅。炒锅在青树手中上下翻动，鸡块闪动着诱人的光亮。大盘鸡做好了，许小桃进来端菜，让青树快点，说外边的客人有些等不及了。

许小桃是我的表妹，比我要小好多岁，可她在好多事上却好像比我还有主意，并且只要有了主意，会马上说出来。不但说出来，还会做出来。有时，我不得不听她的话，因为这个客栈要是没有她，开下去就会很难。有她在，我会少操好多心。我不愿意为客栈操太多的心。

吃饭的客人走了，客栈里静了下来。青树坐下来，喝着水。炒菜是个力气活，她出了不少汗。许小桃递过一条湿毛巾让青树擦汗。许小桃说：“青姐，我想给你提个意见。”

青树说：“你说吧。”

许小桃说：“生意这么好，咱们能不能扩大一下经营规模。”

青树说：“一天能有上千块钱的收入，可以了。”

许小桃说：“你不知道，你炒的辣子鸡客人有多喜欢吃。现在，有些客人开着车跑到这里来，没有别的事，就是来吃你的大盘辣子鸡。有时来晚了，鸡已经卖完了，还吃不上。再说了，你也看到了，沙漠里出了石油，这里要大开发了，全国会有好多人都往这里跑的，这可是个赚钱发财的好机会啊。”

青树说：“我还有别的事要干。”

许小桃说：“这年头，有什么事会比挣钱的事更重要呀。”

青树问：“那你的意思？”

许小桃说：“招收员工，扩大经营。”

青树不想扩大经营规模，因为赚钱实在不是她唯一想做的事。再

说了,她没有觉得自己缺钱。钱这个东西,多少是多,多少是少,没个准数,全看自己怎么想。不过,更多的人却是总想着自己能有许多钱,有多少都没个够。随着石油大军的到来,许多想发财的人都看到了机会。一个叫朱老三男人便是其中的一个。他来到这里,在青树的客栈里住过一夜,吃过一顿饭后,看到生意那么好,就决定也要在沙漠公路边上盖一个客栈。这会儿,朱老三正在指挥着民工盖房子。他吆三喝四,嗓门大得像在和谁吵架。朱老三剃了个光头,不管啥时候,嘴角都会叼着一根香烟。

青树靠在门框上嗑着葵花子,看着朱老三正在建造中的新客栈。许小桃站到青树身后,对青树说:“看到了吧,我们得有危机感。”

青树说:“多好啊,房子多了,人也会多了,这个地方就热闹了。”

许小桃说:“别人来抢你的生意,你还高兴。”

青树说:“我当然高兴了。你不知道,这里冷清了多少年了。再说了,那么多开发石油的人都来了,光咱们一家红房子也忙不过来呀。”

一个拖拉机开了过来,拉了一车西瓜在叫卖。青树招了一下手,拖拉机开过来了。青树问:“什么地方的西瓜?”

卖瓜的回答:“下野地的。”

青树又问:“多少钱一公斤?”

卖瓜的又答:“五毛,不甜不要钱。”

青树说:“来一百公斤。”

买上西瓜后,青树留了一半在客栈里,把另一半装到麻袋里放进了吉普车。青树对许小桃说:“好久没回家了,我得回去看看我妈。”

我有一个母亲,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女兵,开荒种地的女兵。母亲刚来时才十九岁,现在六十九了。不管有多忙,每过几天,我就会回去看看她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人会比她和我更亲。

吉普车停在了一家农舍门前，青树把半麻袋西瓜从车上扛下来。院子的门没有关，轻轻一推就进去了。院子中间摆了一张木桌，母亲正坐在桌子旁边看照片。一堆发黄的老照片，母亲一张张看得很仔细，边看还边咧着嘴笑。

青树说：“娘，是下野地的西瓜。”

母亲说：“下野地的西瓜好。”

母亲说话时头没有抬起来，还在低着头看照片。青树说：“这些老照片，看过多少遍了，还没看够啊？”

母亲说：“不知咋的，我是越看越有意思，来，你也过来看看。”

青树说：“我才不看呢。”

母亲说：“只看一张。”

青树说：“一张我也不看。”

母亲说：“这一张是你从来没有看过的。”

青树说：“没有我没看过的。从小你就让我看，早看烦了。”

母亲从发黄的照片中拿出一张不发黄的。不但不发黄，而且很新，还是彩色的。青树看了一眼，看到了照片上有一个好像挺有风度的中年男人。青树问：“这是谁，我怎么不认识？”

母亲说：“你当然不认识，你要认识就不让你看了。”

青树说：“我不认识，让我看什么，我不看。”

母亲说：“不看也得看。”

我一直很听话，听母亲的话。可七年来，有一句话母亲给我说了至少有一千次，但我连一次都没有听过。我也很想听，可想是一回事，做又是一回事。所以每一次都让母亲失望。人大概都是这样，老想着去做一件事时，别的事情就做不好了。

母亲说：“这是你淑英姨介绍的，只比你大六岁。老婆是病死的，

还是个国家干部，是个什么处长，在城里工作。说只要你愿意，可以把你调到乌鲁木齐去。对了，孩子已经上中学了。”

青树说：“娘，这个事你就别再操心了。”

母亲说：“我不操心，谁操心？”

青树说：“我的事你就不要管了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知道不知道，一想到你的事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。”

青树说：“娘，你放心吧，我马上就给你领一个回来。”

母亲说：“那就快点领回来，别让娘睡不着。”

为了让母亲睡好觉，我决定领一个男人回去让母亲看看。可我这样想时，还不知道要领回去的那个男人是谁。不过，这个事难不住我。我知道，想跟在身后让我领着走的男人有一大串。一个只要长得不太丑的女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。虽然我不漂亮，可我真的一点儿也不丑。

几张桌子四周坐满了人，全部是男人。这些男人，看起来样子不同，年龄不同，职业不同，穿着也不同，不过他们做的却是同一件事。这件事就是喝酒。看到青树走了进来，他们全欢呼起来，全站了起来。他们脸上的表情，好像青树是他们每个人都在等待的梦中情人一样。青树端着酒杯，像柳枝摆动，在酒桌间穿行。青树和伸过来的每个酒杯碰。青树朝着每一张涨红的脸微笑。没有多大一会儿，青树还站在那里，而那些男人全都醉倒在了桌子四周。青树看着他们笑着摇头。这时门外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。听到了喇叭声，青树扔掉了酒杯，打开了门。青树看到一辆大油罐车朝着她开过来，她不但没有躲开，反而朝着开来的油罐车走过去。油罐车离她几米远了，她还是脸上带着笑，不肯把脚步停下来。结果油罐车害怕了，哐的一声刹住了。

老关从车上跳下来。老关是个高大粗壮的汉子，有点像他开的大油罐车。老关说：“你真不怕车撞了你？”

青树说：“只要开车的人不想撞你，车子就撞不上你。”

老关说：“那倒也是，除非开车的人瞎了眼。”

老关走到青树跟前，从他怀里扯出一件连衣裙。老关用手一抖，连衣裙像旗子一样在青树面前飘扬起来。许小桃也从屋子里跑出来，看到老关给青树送了连衣裙，马上大叫起来：“还有我呢。”

老关拿出了一个太阳镜送给许小桃，许小桃马上戴到了脸上。

这个男人说过好多次想去看看我的母亲，也许真的该让他去看看。这些年，好多男人都对我说过很动听的话，可只有他一个人说过想去看看我的母亲。每次来，老关都会带东西给我和许小桃，我给钱他不要。那么，他吃住在这里，他给钱，我们也不要。女人和男人来往，有个原则，一般情况下不要破坏这个原则。不过，这一次，我可能会有点改变了。

老关坐在那里吃着菜喝着酒。青树穿着老关买的连衣裙走出来让老关看。老关看青树的样子有点傻。

青树说：“老关，下次来去我家看看我母亲。”

老关放下筷子对青树说：“为什么要等到下一次，这次就去，马上就去。”

青树说：“这次来不及了，还是等到下次吧。”

一道道连绵起伏的沙丘，像卷起的海浪，蓦然凝固于某一个瞬间，炽白的烈日下，闪动着火一样的光焰，远处的沙丘上，一个影子由虚变实。一个叫马东军的年轻男人在走着，没有走几步就摔倒了，爬起来又走，走了几步又摔倒了。摔倒了几次后，马东军站不起来了，他趴在沙丘顶上向前看，看到了一片灰绿的影子。他从沙丘里拽出一根芦苇来，放在嘴里咀嚼着，吸取着草根里发苦的汗液。

他从一个沙丘上滚下去，又朝一个沙丘爬上去。在他的身边，不时地会出现一些动物白色的尸骨，他不敢停下来，似乎一停下来，他也会马上变成这些尸骨。为了不让自己变成白色尸骨，只有连滚带爬地往前走。只要还有一口气，还有一点力气，就不能停下来。

马东军明白，要想活下来，就得先从这大沙漠里爬出去。

墙上挂着一张照片，是青树和一个男人的合影。男人年轻英俊。照片的旁边挂着一杆猎枪。青树站在屋子中间看了一会儿，走过去，伸出手，把有点歪了的照片扶正了。接着，把挂在墙上的猎枪取了下来。

拉开枪膛，一颗粗大的猎枪子弹跳了出来。青树用一块布仔细地擦着枪。擦好了枪，青树拿出一块黑色的纱巾，对着镜子慢慢地把自己的头和脸包了起来，只露出了一对眼睛。

青树把那杆磨得锃亮的老猎枪拿在了手中。裹了黑纱巾，拿着猎枪，青树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

白马在胡杨林里一会儿奔跑，一会儿慢走，不管白马是跑还是走，坐在马背上的青树都稳稳的。突然一种声音传进了青树的耳朵，青树扯了一下马缰绳，白马停了下来。一动不动，静静地听了一会儿，拿起猎枪，跳下了马，青树向一种声音走过去。青树离那声音越来越近了。青树用枪筒拨开了挡在眼前的乱草。青树看到三个男人弯着腰，正在挥动着斧头砍伐着一棵快要枯死的胡杨树。青树端起了枪，走到了三个男人的身后。

青树说：“放下你们的斧头。”

男人不动了，斧头从手中掉落在地上。男人们转过了身子。男人们看到了青树，看到青树是个女人，三个男人笑了一下，弯腰捡起了掉在地上的斧头。

一个男人说：“这个小娘们，长得挺有味。”

另一个男人说：“要是手里没有枪，就更可爱了。”

还有一个男人说：“你看花眼了吧，那明明是一根烧火棍，怎么说是枪呢，女人家，不好好待在家里烧火做饭，跑到这里来不知想要干什么？”

三个男人笑出了声。三个男人抡起斧头，又去砍一棵快要枯死的老胡杨树。青树举起猎枪扣动了扳机。枪响了，其中一个男人的帽子被子弹打得飞了起来。飞起的帽子挂在了树枝上，三个男人的脸变了颜色。他们扔掉了斧头，转过身飞快地跑了起来。

青树看着他们，也笑了起来，只是青树的笑是种冷冷的笑。

马东军在胡杨林里爬行。马东军爬到了一座沙丘上，他看到了胡杨林，眼睛放出了光，朝着胡杨林爬去。又爬了一段，却看到不远处立着一座坟墓，他眼睛里的光马上又消失了。他再没有一点力气了，他看到了死神正穿着白色的衣袍向他走来。

胡杨林很大。每一次到胡杨林里来，青树不可能每一个角落都能走到。不过，有一个地方青树每一次来都会去。这个地方和别的地方有一点不同。这个地方有一座坟墓和一个墓碑。在墓地站了一会儿，青树转身离开。刚走了几步，又停了下来。她看到不远处的沙丘上有一个黑点。这个地方她太熟悉了，正常情况下，那个地方不该有一个黑点。那个黑点似乎在动，又似乎没有动。青树举起了猎枪。她没有想着开枪，只是想着通过瞄准镜，能把那个黑点看得更清楚一点。果然，透过准星，那个黑点由虚变实，由远变近。黑点不再是个黑点，黑点变成了一个人。一个趴在那里一动不动的人。

青树跳上马，朝那个黑点跑去。

那个黑点是个人。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马东军。走到黑点跟前，青树蹲下来，把趴在沙丘上的马东军翻过身，把手放在马东军的鼻孔前，可以感觉到微弱的一丝气息。